一位僧人的異想視界

2024年慧炬大學院校佛學論文及佛教文學創作獎學金
創作組首獎得獎作品

寬恕法師
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碩士班四年級

前言

某天下午，點開手機社群媒體裡的影片，聽到樂音與人聲達到完美融合，唱著「菩提心願廣度眾生……」，宛如天籟，沁入人心。當鏡頭拍到演出者時，原來是一位莊嚴的出家僧人。旁邊則推播另一則影片，場景大轉移，是個電音趴現場，大家同時高喊：”Who let the frog out……”，當氣氛達到最高點，舞台煙霧瀰漫中浮現出家人的人影，帶著觀眾一起高舉雙手，喊著：”We let the ghost out……”

同樣是循環的短影音放送，筆者往下滑的指尖停住了。凝思中引發對僧人身分的自我探問：同為21世紀的僧人，究竟該牢牢維持傳統，還是嘗試創新改變？這個問題好像一顆小水泡，從意識汪洋深處，漸漸浮出水面……啵啵作響。

台灣佛教的十字路口

在這個充滿變動的年代，傳統還在緊緊跟隨革新腳步，並且試圖能更新同步。當新創速度快到令人咋舌，永遠新還要新、異還要異，為了避免走向淘汰，似乎佛教圈也不例外地面臨了相同處境。下一波可被預見的，應該是影音媒介的轉移與傳播質感的提升；從最早靈鷲山上的石板，到現今4K畫質的平板，身為佛法教義傳播者，或許也在

為搏眼球而苦惱，到底該怎麼把那一顆顆關注於Shorts、Reels、Threads的紅色愛心，通通過繼到佛門家族中？當胃口被養大成無鮮不嘗，當下一個未知影片如同吃角子老虎般充滿驚奇，當觀影習慣逐漸被壓縮到低於TED十八分鐘，或甚至前三秒鐘就要把抖音觀眾留住——長時細緻的閱讀、完善縝密的梳理、深刻撼動的體悟，將漸漸被取代。

此時博大精深的佛法，如何能在「腦腐」（Brain Rot）年代中，依然保有一席之地，而不被現代語言所遺忘，不被歷史扉頁所塵封，並依然能被後人永恆懷念。如果還要把《大藏經》變成懶人包、把佛國淨土畫成VR虛擬實境、把祖師全集揪出Hashtag關鍵字、把所有佛典文獻變成Database，每一個項目都是傳播的大轉向，每一個行動都是佛教的新氣象，當每一個標的都好像至關重要時，要下腳邁出的斑馬線選好了嗎？

如來神掌下的流量密碼

身為傳遞者，要廣泛度化或是要博取關注，這背後的心態相當微妙。其中有一個關鍵省思：為何要在意「流量」？當被套入社群媒體的演算法後，不免同時進入世俗的三觀，但難道獲得大量觀閱次數，就一定比較好嗎？若是要詳細分析受眾，光從頻道後台數據，就能了知觀看者的狀態嗎？

如果佛曲歌唱可以成為流量密碼，當大眾流行一直更新，是否佛教傳播者還必須一直盯著限動而調整，以防脫隊落後或停滯不前。這些不斷的向前跟進，其實也間接顯現對佛教傳統中的「那些」，默默地拋棄或背離，隱藏著這些傳統在現代派不上用場的想法——更細思極恐的是，經過實務操作後，那些新穎的形式，果然也比較容易引動人心。

宗教師要在時代巨浪中，屹立不搖，並且兼顧對佛法傳統的沿襲，對比過往的三刀六槌，可能還需要會鍵盤、桌遊、攝影和業配，要學的只會更多，不會更少，只能說學習沒有止

盡，但生命總有終盡——時間是最現實的不可逆，但如來神掌下的流量密碼，真的能被我們順利解密？

我們相遇只談未來

和同年齡層的一位僧侶道友，談了一個重要議題：「台灣佛教的未來要交付在誰的手裡？」客觀來看，目前台灣佛教發展的領頭者，已經漸漸不是那些劃時代的巨擘，而是運作有序的組織或教團。雖然承接而上的整體運作，讓規模與運行不受太大影響，但實際在心性的寄託上，對忠貞的弟子來說，應該還是有差別的。

在轉型與跨接的交替上，從核心指標型人物逐漸去中心化，臨接而來的是更多新一代的弘化生力軍，即從單一具有卡理斯瑪（charisma）的魅力型強者，轉移到眾多組織性的團隊型盟者——漫威都可以有復仇者聯盟，佛教為何不能有解脫者聯盟。按照目前局面，如果沒有特別因緣介入，接下來的弘化師，可能都是由時下主要的僧伽教育機構孕育而生，一批批的僧侶就會站在佛化生產線上龍天推出。

就當今來看，目前站在度眾最前線的，還是中生代法師——跟過老一輩身邊學習，有著古老傳統的痕跡與當代創新的淬煉，也隨著台灣經濟起飛與佛教發展，而照顧著台灣第一代的忠實老信徒及現今的第二代信眾。而受眾當中的第三代，年齡大概落在二十至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，這一群又由誰來照顧呢？對於這些高知識分子來說，就不是單純的起信，或是輕易被宗教氛圍薰染，乃至因為被開派宗師德風感召，而全然投入信仰當中。因應大眾口味的驟變，佛教界有沒有想好端出什麼樣熱騰騰的法味菜餚，讓年輕人覺得這是他們的菜？

能秒懂年輕人嗎？

近年來常在不同場合，聽到如何接引或拉攏年輕人學佛的討論。常出

現的論述脈絡，就是先分析不同宗教當中，信仰人數與年齡階層之間的對照數據，爾後剖析為何年輕人無法進入佛教圈，然後最後的結論，就是要用他們能夠接受的方式或媒介出擊，比如：讓佛法生活化、錄製短影音、運用佛法來解決新世代的生命議題。筆者常在想，如果一位活生生的年輕人就在討論的現場，他真的會認為這些言說有講進他的心坎裡嗎？還是這些討論是留在給予方的假想，而正在遠離接收方的實存——其實討論現場拿麥克風的，通常都不是年輕人。

說真的，在媒體爆炸、資訊瞬轉的年代，真的能讓年輕人的心被理解嗎？不斷地用「類現代」的方式或模組，能真實符合他們的胃口嗎？當出家眾已經不惜面臨傳統教義派的質疑，用歌唱、舞蹈、電音、戲劇等等的創新樣貌呈現，那些年輕人真的會願意買單而踏進佛門嗎？用那些方式與青年產生共感，將引領佛教往哪種模樣發展，相信是很多僧眾默默在關心與思慮的。

以筆者的觀察，雖然佛教界不斷想靠近年輕人，或是正在靠近中，其實背後隱含著預設距離，甚至是不小

的鴻溝，彷彿年輕人被設置在朦朧的對邊，不解與無解隔在中間——暫時找不到確切語言可以描繪，也沒法用上對頻文字進行對話。不知不覺佛教界被抬舉到一個不好說的階位，再從主位的角度往下看。或許，年輕人真正需要的其實不多——哪怕只是能被短暫聆聽，但佛教界真正能給出嗎？

聖與俗的多重宇宙

不可諱言，佛教本身是很開放且具包容性，但在推廣上不免偶爾會拿自己跟西方宗教的傳道方式相互比較，而自覺局限與保守；又在全球各類宗教信仰人口的比例上節節敗退時，不得不快馬加鞭，以至於不會在面對無盡苦海中的無量眾生時，顯得

好像沒做些什麼。但真正捫心自問：佛教界一定要跟進嗎？

如果以神聖與世俗來界定，佛教是跟著潮流奔走，還是帶著俗流出走。當神聖過於融入世俗當中，那神聖還會存在嗎？還是兩者本身就沒有邊界，亦可在世俗中見到神聖？如果是，那要如何在世俗中看見神聖？當過度使用世俗性的接引，受眾會順利進入神聖，還是滯留在世俗裡。

如果沒有防範未然，說不定哪一天，宗教界還會出現市場導向，有業者與消費者的關係，像是業者要觀察消費者是否按讚、有無負評，設法做到真正吸睛又吸金；再者，如果慘淡經營，還有市場的退場機制，退到第二線的小資本經營。如果這樣的雙方關係形成，那消費者那一方，是否也會開始貨比三家，將信仰當成一種商品，在上面計算CP值，用最小成本獲取最大效益，這樣一來，神聖最終是否會淪為被挑三揀四的物件之一？

紅色藥丸vs藍色藥丸

宗教內部應該都一直存有兩股力量：守舊派希望用傳統保留原有的純正傳承，改革派希望用創新延續宗教的生存命脈。總之，兩者之間能否取得黃金平衡，可能不能只看某段時期的發展，而是需要追蹤性的長期關注，或者，就讓兩股力量同時並存，彼此形成最完美的拮抗作用。

換個角度想：如果不改革換新，依然守舊在框架與藩籬中，怎麼會有後續的年輕人願意接觸呢？當上一代與這一代的佛教徒離開後，剩下的下一代會是如何？如果不趕快抓緊時間，多了解並跟上年輕人的想法，終將沒有「人」可以延續佛法的命脈——畢竟現在談的不是其他五道的佛法，而是人道的佛法。

看看其他宗教的傳道者，講起道來都可以熱血奔騰，巧妙且不違和地與現代議題及最新趨勢無縫接軌，這的確是我們相對嚴肅、冷峻的弘法模式，可以參照與臨摹的。再者，目前教內很多教團及弘化者，已大量鋪陳接引性的利生事業，而引發筆者思考的是：那接引徒眾進來的下一步呢？當這些僧眾應付完眼前既繁又廣的法務後，還有體力宣說「無上甚深微妙法」嗎？還有心力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嗎？說不定光要準時上床睡覺和

跟上常住定課，就已經吃不消了。在聖與俗交會的線上，重心該怎麼放，始終是一份現代僧侶寫不完的作業。

後　記

沉思後，睜開眼睛，筆者點開手機首頁的ChatGpt，在提問欄中輸入：「請問您對台灣佛教未來的發展有何建議？」幾秒鐘不到，一串文字顯示如下：

「台灣佛教未來的發展可以朝幾個方向努力：

1. 弘揚多元文化：融合現代價值觀，吸引年輕一代，讓佛教成為與時俱進的生活哲學。
2. 科技與佛教結合：利用數位平台、社交媒體等工具，推廣佛法，讓更多人透過網絡獲得教義。
3. 環保與社會責任：佛教提倡慈悲與利他，未來可以在環保、公益等領域發揮更大影響力。
4. 教育深化：加強在校園與社會的佛教教育，讓佛教思想成為人們解決生活困難與壓力的重要資源。

這些方向能促進佛教在台灣的可持續發展與現代化。」

這不就是本篇反思的行文方向嗎？接著，筆者在下方繼續輸入：「如果我是出家人，關於以上，你覺得你做得到，還是我做得到？」下方是它的回應：

「如果你是出家人，你在實現這些目標上有更大的優勢，因為你的身分與修行本身就能帶來更深的影響力。你的身分可以更有效地弘揚佛法，影響社會，特別是在實際的教學、關懷與社會參與上。我的角色是提供協助與建議，而實際的行動力與深入佛教事務的力量會更取決於你。」

有沒有發現，雖然它陳述筆者的身分擁有更大的優勢，但它已經悄悄榮登智囊團首腦的核心C位，能不用它嗎？能用它嗎？